

马克思闲暇生活思想探讨

冯春芳^{1,2}

(1.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2. 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盐城 224051)

摘 要:闲暇生活是人的生命表现的重要构成。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将闲暇生活理解为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彰显出闲暇生活鲜明的生产性、发展性、社会性特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相伴随的是闲暇生活的普遍异化:工人阶级丧失了一切,维持着有产阶级的享乐生活。实现未来社会美好闲暇生活,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共同富裕和普遍有闲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体能力,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闲暇;生活

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4)03-0015-05

闲暇,即摆脱辛勤劳作之后的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积极空间。正是在这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中,个人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机会,进而使真正的“人的解放”成为可能。作为主体的人的积极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充裕的闲暇生活表征着人的自由与解放,是马克思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1]。马克思毕生追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探寻从“必然王国”跃向“自由王国”的条件和道路,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闲暇生活”的概念,但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闲暇生活思想。马克思超越传统西方哲学抽象思辨的思维局限,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对其闲暇生活思想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即闲暇生活的内涵与特征、资本主义社会闲暇生活的状态及未来社会闲暇生活的实现等。全面探讨马克思的闲暇生活思想,不仅可以为闲暇生活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而且可以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牢固确立其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为人类建设美丽精神家园提供价值支撑。

一、闲暇生活是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

“生活”是马克思开展理论探讨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

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519},而“他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525}。生活是全部社会活动的基础,社会结构和国家从人们的生活过程中产生,对社会构成与历史发展而言,生活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在这里,作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与活动过程,生活不是头脑中的臆想与玄思,更不是动物的自然生存,而是现实的个人在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的生命活动,是生产生命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些人指责历史唯物主义忽视人的主体性,一味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诬称其为经济决定论、宿命论或机械决定论。其实在马克思的视域里,“生产”始终是一个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内在相连的社会历史概念,是生活的生产,尤其是“物质生活的生产”^[3]。物质生活的生产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和本质特征。与动物直接依赖于自然而存在不同,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人生产自己的生活。“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2]519}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中,人们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使自身的体力、智力作用于外部自然,不仅获得了满足需要的物质资料,而且使自身所蕴藏的潜力得以发挥,促进了自身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生产生活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不只是

收稿日期:2014-04-21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1SJB880133)
作者简介:冯春芳(1974—),女,江苏大丰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指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2]520}

人们用以表现自己生命的方式,不仅在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还包括闲暇生活。在马克思看来,闲暇生活是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即在作为外在目的规定的强制劳动时间和为满足肉体存在的纯粹生理需要时间之外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中的主体的人的生命存在状态和活动过程。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马克思将现实的人的生活时间区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强调自由时间对于人的生命表现的极端重要性:“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跨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4]70}人的生命表现不仅是肉体的存在,除了从事生产劳动以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除了吃饭、休息以补偿在劳动中支出的生命力的纯粹生理需要之外,人还有在自由时间中进行享受和发展的需要,否则人不成为人。作为真正的人存在,人除了物质生活的需要,还有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需要,需要利用自由时间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政治活动以及从事科学、艺术等创造性活动。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由时间中的自由活动实质是休闲活动^[5],是闲暇生活的表现。闲暇生活体现了摆脱外在必然性制约的具有自由个性的人的自主的生命存在状态,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和宽广的活动空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全面而自由地发挥自己多方面的才能。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将闲暇生活理解为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彰显出闲暇生活鲜明的生产性、发展性、社会性特征。

1. 闲暇生活具有生产性

闲暇生活不是不作为,而是生产生命的活动,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生产。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是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6]203}。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专门就工人消费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问题进行了论证,指出尽管工人为了自己享受而消费的一切都是非生产消费,但是,实际上这只是说,“工人的个人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了创造他人财富的力量。”^{[7]661}与生产生活一样,闲暇生活也具有生产性,创造的是真正的人的财富,这样的财富创

造既具有手段性,也具有目的性。

2. 闲暇生活具有发展性

闲暇生活是摆脱了外在的强制与必须的一种比较自由的生命体验与生存状态,人们可以休息、娱乐、消遣,也可以从事科学、艺术等创造性活动。如果说物质生活的生产主要是为了维持人们的生存需要,那么闲暇生活的价值则主要在于满足人们的享受和发展需要。闲暇生活是人们从物质生活需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后立足于自身发展的生存状态。^[8]对于人们在自由时间中的生命表现,马克思更多强调的是人的充分发展和超越性追求,认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的时间。”^{[6]86}恩格斯也指出,要“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4]258}。科学、艺术等创造性活动体现了闲暇生活的较高层次,凸显了闲暇生活的超越品质,但不能据此将闲暇生活仅仅归结为科学、艺术等精神性活动,而忽视或否定休息、运动、娱乐等消遣性活动在人的发展中的应有价值。

3. 闲暇生活具有社会性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01}作为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闲暇生活即使不采取许多人共同活动、共同享受的直接社会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人们活动所需要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人们的,而且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而“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2]187-188}。闲暇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正是由于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闲暇生活体验也愈益丰富和深刻。社会为闲暇生活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手段和制度保障,并赋予闲暇生活以发展空间和评价尺度。马克思在其青年时代就确立起“为人类而工作”的崇高志向,认为“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9]。同样,将闲暇生活融入社会发展,人们所享受的将不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而是真正的人的幸福。

二、资本主义社会闲暇生活的普遍异化

闲暇生活是现实的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和活动过

程,这意味着不能脱离现实的关系和存在状态抽象地追问闲暇生活的本质。马克思在人生的黄金时间,以入地狱般的精神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生活的普遍异化及物质根源,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揭示了包括闲暇生活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及未来趋势。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人类整体上摆脱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被动性,解除了宗法、血缘、人身依赖关系的桎梏,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但是,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不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还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归谁所有,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可能。由于私有制的限制,与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相伴随的却是闲暇生活的普遍异化。

工人阶级创造了财富,但是他们自己却没有余暇,没有享受,只是作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而勉强维持着肉体的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愤怒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非人的生活状况。机器和大工业生产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但却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劳动时间,从而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工人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自由时间。马克思指出,资本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7]306}在资本家看来,工人终生不外是劳动力,因而工人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7]306}在资本狼一般贪婪的盘剥下,极其贫困的工人失去了一切现实生活的内容,“过一段休闲的生活”成为资本家对工人的讥讽。工人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甚至难以维系其作为“劳动力”的存在,以至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也强烈呼吁:“应当坚决要求在一切实业部门中把每个工作日的一部分留出来作为休息和余暇时间。”^{[7]320}

工人阶级丧失了一切,维持着有产阶级的享乐

生活。马克思指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2]165}对此,恩格斯有着深切的体验,“平民进酒馆,上等人进俱乐部。”^{[4]278}社会提供给上流社会的是体面的社交活动和宴会,资本家们可以吃,喝,赴舞会,去剧院,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政治权力,旅行等等。但是,作为资本的化身,资本家尽管占有货币和财富,却也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马克思曾对资本家的挥霍生活作过辛辣的控诉,指出仅仅供享受的、不活动的和供挥霍的财富的规定在于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人的血汗看做自己贪欲的虏获物”,体现了对人的“蔑视”、“狂妄放肆”,“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2]233}在这里,人本身成了可以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马克思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2]168}如果说在贫困的工人那里,闲暇生活表现为空无,那么富裕的资本家的所谓闲暇生活也不过是对其膨胀的物欲的满足而已。资本家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值,其生活中的所有一切都作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而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7]685}享乐和奢侈被资本家纳入资本的交际费用,闲暇生活也成为一种纯粹附带的事情。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闲暇生活的普遍异化,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全面否定或留恋于任何“原始的丰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起发展起来的,“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7]585},自然的恩惠直接给予人们的是“许多闲暇时间”^{[7]589}。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有余暇从事一些休息、娱乐、游戏活动,这样的生活看起来宁静、舒适,但是由于缺乏自觉意识和精神追求,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人是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存在,对闲暇生活的评价有物质生活的要求,更要有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及精神生活的标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夺了工人的一切余暇和享受,工人甚至连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保证,只能维持着驯服下牲畜般的肉体存在和种的繁衍。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总的来讲更为恶化了,但是他们同时获得了精神解放的条件。现实生活的苦难、社会劳动的普遍交往,拓宽了工人的视野,他们日益意识到现存社会的不合理和自己奴

隶般生存的痛苦,迫切要求改变这一切,并通过现实的抗争来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争取政治参与机会等等。与狭隘的自然经济模式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究是促进了闲暇生活的发展,尽管在这过程中看起来有某种历史的倒退,迷恋原始的丰富或是一味指责文明的反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三、未来社会闲暇生活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深入探索现实社会中闲暇生活发展的状况和客观规律,更以一种未来的眼光规范和引导现实的发展,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理性和辩证精神。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进行物质生产,但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10]。未来社会闲暇生活将不再是生产活动的补充,而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和生命表现。马克思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未来美好社会的设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蕴含着未来社会闲暇生活的实现路径,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共同富裕和普遍有闲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体能力,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一,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闲暇生活的普遍异化。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限制,历史的发展只能在一种对立的形式中进行,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创造了财富,却得不到享受和发展,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资本家也只是满足着其对物的单纯“拥有”感。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是无产阶级摆脱压迫、实现自由与解放的根本出路,也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1]45}，“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53}当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每个人都必须劳动时,人们才能获得自由支配的时间,才能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

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就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7]605}不可否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也相对增多。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劳动阶级被剥削的命运。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依然是工人阶级实现自由与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自然历史过程。

第二,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闲暇生活创造物质条件。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前提条件。当人们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根本无法获得自由的闲暇生活。事实上,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大多数人之所以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就是因为生产力还很不发达。资本主义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必然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由经济发展本身创造出必需的客观物质条件后才能被消灭。消灭资本主义条件下闲暇生活的普遍异化现象,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538}摆脱了私有制束缚的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可能保证人们有充裕富足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能为他们体力和智力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人们能够更加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活动,在劳动与休闲之间自由穿梭。^[12]马克思指出,“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6]67}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物质财富为目的所进行的必要劳动时间大大减少,自由的闲暇生活才有可能作为主体的人的目的而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三,充分发挥作为目的本身的主体能力,提升闲暇生活境界。公正和谐的制度环境、丰裕的物质生活资料,可以为人们提供充分的闲暇,但生活终究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体现,人始终是闲暇生活的主体。闲暇生活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会的发展,而且体现为一种主体能力。作为目的本身的主体能力的发挥始终是闲暇生活的主题。马克思指出,“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任何一个对象对主体的人的意义都以人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这里的感受,不仅指“五官感觉”,而且包括“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

等等)”^{[2]191},是体现着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主体能力的综合。主体能力不是天然的,而是在教育、生产生活中养成,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充分肯定闲暇生活的自由性,强调要摆脱外在目的规定的强制劳动的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闲暇生活就是消遣娱乐或享受人生。作为一种主体能力,闲暇生活的真正实现在于劳动与休闲的融合。在马克思看来,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一旦社会创造出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把劳动看做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摆脱其作为“强制劳动”的外观,劳动就会成为“自由和幸福”,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6]174}。当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乐生”的要素时,劳动也是一种休闲的方式。马克思将“劳动”引入闲暇生活,实现生产生活与闲暇生活的共融,将使人的自由解放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仅体现于一段闲暇生活中,更是整个人的全部生命体现。

走向美好闲暇生活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总的来说,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广大人民群众没有闲暇,剥削阶级的所谓的闲暇生活不过表现为对其膨胀欲望的满足,就整个社会来说,闲暇生活还不是一个凸显的问题。马克思对闲暇生活的关注更多体现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非人的生活状态的控诉和对于未来社会美好生活的科学预见,闪耀着马克思的天才的光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闲暇生活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或高贵品性,而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日常生活构成,我们正进入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13]。充裕、高品味的闲暇生活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构成。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更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及更多样的休闲娱乐设施,闲暇生活需求正愈益得到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们高度重视生活与休闲的时候,一种畸形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消费主义也开始兴起和泛滥。消费似乎成了生活的宗旨,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消费,而是追逐一种纯粹的“拥有”感觉或是某种虚假的象征性“符号”,在物欲包裹下的闲暇生活也丧失了其“属人”的本真与崇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马克思闲暇生活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陆彦明,马惠娣. 马克思休闲思想初探[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44-48.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3] 程彪. 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物质生活的生产”[J]. 长白学刊,2012(4):5-9.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张永红,胡若痴. 关于马克思自由时间范畴的再思考[J]. 教学与研究,2011(6):52-58.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张斌,张澍军. 论解放视域下休闲的本真性:当代若干休闲观辨析[J]. 河北学刊,2011(4):187-192.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9.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吴远,李秀娟.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整体性的逻辑推进[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5(1):1-6.
[13] 于光远,马惠娣. 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58.

